

李麥麥著

目前文化運動的性質

資本主義文化？抑社會主義文化

文苑社出版

目次

自序·····	1
一 目前文化運動的性質·····	6
二 再論目前文化運動的性質·····	8
三 評葉青對西洋文化的態度·····	21
四 三論目前文化運動的性質·····	30

自序

這本論目前文化運動的性質，與我在四年前出版的「中國文化問題導言」（註一），可以說是姊妹篇。所不同者，四年前出版的「中國文化問題導言」是偏重於由正面敘說自己對中國文化問題的意見，而這本「論目前文化運動的性質」却偏重從反面批評他人對中國文化問題的意見。還有，前書重在對中國文化史和中國固有文化之分析，而本書則重在對現在中國文化運動的性質之檢討。本書不與前書集合出版，須單獨出版的理由即在此。

在這本書裏面，我所批評的人是那些人呢？明白地說，就是葉青，汪疑今，李立中諸位。葉青等雖然在今天已改論調，大談其「民族文化」，但在昨日，他們却是「社會主義文化的」代言人。而本書之出版，對於葉青等思想之改變，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批評之引起，是起於四年前對所謂十教授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之討論，而爭論的中心，則為下一問題：即當時的文化運動，應當是資本主義文化運動呢？抑是社會主義文化運動呢？

葉青，汪疑今，李立中等，當時站在左傾立場，絕然主張社會主義文化，而排斥資本主義文化的，而我是主張資本主義文化的。

他們為甚主張社會主義文化，而反對資本主義文化呢？理由有二：（一）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牠為國際金融資本所桎梏，因此，資本主義在中國不能有所發展，而中國資產階級也不能去爭取中國資本主義之獨立發展，因此，也自不能有建設資本主義文化之可能；（二）資本主義文化，在戊戌時代，在五卅時代，對於中國是進步的，至一九二七年後，中國文化運動已進入資本主義文化之「否定」

時期，此時再提倡資本主義文化運動，便只有反動義意。

但是，這只是葉青，李立中等的舊論調，自從偉大的民族抗戰展開以來，這種舊論調便立刻化為灰塵！不特如此，而且昨日認定「中國不能有建設資本主義文化可能」的李立中，今天竟宣言「中國資本主義必力求擺脫國際帝國主義的桎梏，而踏上獨立民族國家的大道」(註一)了。昨日認定只有國際「社會主義文化」可以救中國的葉青，今天竟大談其「民族文化」和「民族資本文化」了。不僅如此，由於葉青認定中國現在只能有資本主義的歷史命運，他甚至強調地主張在今日的中國除了代表資本主義歷史使命的政黨應當存在外，其他一切政黨連生存權都不應有。這真是葉青個人思想之空前的轉變。

但是，假如說，因為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之展開和現存政權在國民中信仰之提高，使一部分投機的知識分子由社會主義文化之提倡移行到資本主義文化之提倡，那末，同時也因為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之展開和小資產階級的共產黨之活躍，也使另一部盲動的知識分子對於社會主義文化更加發生幻想——戰後的中國走甚麼道路呢？走資本主義文化的道路呢？抑走社會主義文化的道路呢？——這幾乎是現在每個青年知識分子所常提出然而又不得不着正確解答的問題。因此，我覺得過去與葉青等討論中國文化運動的性質和前途問題的這幾篇文章，實有集合出版之必要。

說到中國文化運動之前途問題，不管目下一般人對於這一問題是怎樣人言言殊，但正確的道路只有一條。即中國欲達到社會主義文化的大道，必先通過資本主義文化發達，並且資本主義文化發展愈快；過渡到社會主義文化階段也就愈快。反之，亦然。

但是中國由資本主義文化過渡到社會主義文化又不是一定和一切資本主義先進國一樣——必須經過無產階級殘酷的流血和革命的暴動，不，中國由資本主義文化過渡到社會主義文化將會走它特有的道路

註一：參看「民族生命」第二期李著：從歷史發展論國民黨與共產黨。

，這個特有的道路是甚麼？就是我在數年前曾經告訴過葉青和他的同道而爲他們現在當作新發明並騰諸口的道路，即民主的和平的道路。但是這個民主的和平道路之可能，又不是如葉青及其門徒之可恥的曲解，是由於將來中國統治階級，即地主資產階級特別開明之結果，倒是相反，而是完全由於幾種歷史必然性和中國無產階級前途之偉大。這種歷史必然性之一方，是由現在和戰後中國資本主義開始獨立發展時，因爲中國是一個經濟落後國，中國要與國際資本主義作競爭，中國資本主義在一開始就採取高度集中形態不可。這就是說，中國將來在其偉大的民族抗戰勝利之後，它雖可以變爲一個巨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和產生強大的無產階級，但因中國資本主義之高度集中，中國却只能產生一個數量不大的資產階級。而在中國資本主義開始前進之傾，中國無產階級不僅要爲它的切身的利益而奮鬥，而且還要爲整個的資產階級的歷史任務，即民主政治任務而奮鬥。無產階級在這一偉大的政治改造運動中必然成爲領袖階級，而且必然取得民主政治運動之領導權和議會內的大多數。那時想取得民主改良的小資產階級亦必須跟着無產階級的旗幟前進。

這種歷史必然性之他一方，則爲偉大的民族抗戰之勝利，必然會加速世界資本主義之崩潰和無產階級革命之來到，特別是會加速日本和歐洲資本主義之崩潰和無產階級革命之來到。而這種偉大的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之高揚，必然會刺激蘇聯無產階級之左傾，使其起而肅清官僚主義，並恢復十月革命之傳統精神。這樣一來，正像過去一百年，中國爲資本主義文化所包圍它被迫不能不走向資本主義文化的道路一樣，將來中國爲國際社會主義革命潮流所包圍它亦不能不走向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文化道路。社會主義革命潮流對中國之包圍，不僅摧毀中國資產階級全部歷史自信力，而且也把中國無產階級的鬥爭勇氣提高數倍。中國無產階級之國內和國際政治比重之增加，就可以使它在這種歷史順利條件下，利用他的社會力量 and 議會內的大多數，將國內最大的企業——如鐵路，鑛山，大工業，大銀行——收歸國有。然

後再以這種國有資本逐漸去消滅小的私人資本。因此，中國將來可以由資本主義文化不必經過酷烈的流血和暴動一直發展到社會主義文化。

今日的葉青及其門徒雖可以不顧著作道德，襲取我的一部分意見，在那裏大談其和平革命的新理論，但到底因為他們是投機主義者，他們却不敢整個地採用我的意見。葉青及其門徒爲了自己可鄙的新立場，雖然樂於出來宣傳中國將來可以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文化，但同時也爲了自己可鄙的立場，而不能不出來反對無產階級之獨立發展和無產政黨的活動時，在實際上，便無異乎拆毀了資本主義文化到社會主義文化之橋梁。葉青等不知道亞波羅（Apollo）之所以爲亞波羅就是因為他是音樂之神同時又是箭手。如果你因爲只愛亞波羅的音樂，而割去他的射手，亞波羅就不成其爲亞波羅了。

葉青及其門徒從他人對德意日三民族之歷史分析中，知道了民族變革之改良前例，於是他們竟大談其民族改良理論。但是他們却忘記了一件事，即歷史改良之可能，仍然是由國內外的壓力和鬥爭來決定的，並且只有在國內外的壓力和鬥爭達到使現存統治階級感到不改良不足以挽救局時，統治階級是決不會自動施行改良的。這是社會科學的常識，可惜葉青等竟忘記了這一常識。

據葉青最近的告白，他說他行將有十一萬字的政論著作出而問世，並且要我將來加以批評。上帝呀！恕我說一句不情然而非常忠實的話吧：葉青，這幾年來，我認之最清的葉青，他能有甚麼像樣的政論著作出而問世呢！假如說在他數年來自詡專攻的哲學內，尚且是一場糊塗，沒有絲毫供獻，那麼，在他多年來宣佈不敢過問的政治科學內又能有高人一等東西出現麼？難道道聽途說，東竊西襲就可以算是著作麼？難道把他人的意見加以生吞活地剝削割和補綴就可以算是學問麼？假如這樣却能算是著作算是學問，那就請萬能的上帝從我們之中把這些東西取去吧！

中國人啊！你們爲甚麼這樣不長進呢？你們爲甚麼在文化界千篇一律採用這種應當咀咒的手段呢？

難道這是權術的中國的政治生活在中國思想生活中之反映麼！

葉青是筆者近幾年所認識的朋友。但亞里斯多德說得好：真理與友人俱爲吾人所親，然友人果使真理頻於危境，則亟應舍友人而取真理。因趨真理爲人類之天職。因此，本書如果有獲罪友人之處，筆者不能去顧及，也就不想去顧及了。

一九三八，七，廿日

一 目前文化運動之性質（註一）

有一位本家李立中君，他在文化建設二卷七期對於我主張中國目前應發展資本主義文化革命的意見大下批評。但當我虛懷若谷地把李君的批評讀完之後，我當時委實只想用佛洛倫斯人的話——「就走我的路，任他人去談論」——來安慰我自己，不欲對李君的批評作任何答覆。

不幸的，是在我這位本家的發表高見數月以來，我又看到許多這種類似的意見繼續出現。雖然這些意見與我毫無關係，但我却覺得對這種意見加以檢討的時候是到了。

六月二十二日申報出版界所載友人葉青君的論文，在我看來，也是屬於站在空想立場反對資本主義文化發展的。我現在且將葉李二君的意見來加以檢討。

葉李二君對於中國目前文化運動的性質估計，都是從一個盡人皆知的原則出發，即：中國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中國資本主義不能有完成的發展。因此，資本主義文化在中國也自然不能有完成的發展。由之，要發展文化，現在必須從社會主義出發。葉李二君又同樣得出反一方面的結論：認發展資本主義文化，僅是走向下降之路。至於李君更來得痛快，他因讀過模列哈諾夫的史的一元論，看到模氏批評啓蒙派的歷史觀之唯心傾向，竟使李君宣佈「啓蒙主義文化是復古的文化。」這些見解，在我看來，都不免犯了德人所說的和浴湯一起把嬰兒倒出去的錯誤。

我首先要指責的，就是中國資本主義因在國際帝國主義壓迫之下，不能得到完成的發展，就是我們現在不應向帝國主義爭取中國民族工業獨立發展的理由麼？我們現在不應用抵制仇貨，關稅絕對自主，廢除不平等條約等方法來爭取中國民族工業發展麼？或者這種發展是無意義的麼？

註一：參看：文化建設一卷七期李立中著：中國本位文化建設批判總清算。

假如說，在目前爭取中國民族工業發展是應該的，那麼，在目前主張完成五四文化革命未盡之任務，來發展資本主義文化革命，當然也是應該的，如何能說這是走向下降之路呢？

不錯，資本主義文化是衰老了。但是我們要知道，當羅馬的恩尼烏斯把他的老年比做那勇敢常勝的馬的老年時，他是說，他在青年時期會

「像是一匹華麗的駿馬一樣」

常在奧林匹克場上獲勝的。」

人們豈能以恩尼烏斯七十的衰老，便斷定他在青年時代是一無足取麼？恰同不能因人老便斷定他一生是無足取法一樣。我們也不能因資本主義文化現在衰老了便說青年期資本主義文化也不足為我們取法。相反，自文藝復興至十九世紀中期為止，舉凡資本主義文化革命各時代的文化結晶沒有一項不是為我們現在所需要的。如果說，資本主義文化已經不為中國所需要了，李君在文化界的努力，吾固不得而知，至於葉青君所努力要介紹的十八世紀的哲學不也是將成為中國所不需的麼？

不錯，當我們現在要努力展開資本主義文化革命時，我們是不應該忘記社會主義運動的。但是，社會主義是甚麼社會文化的產物？又，我們怎樣才能展開社會主義運動和達到社會主義社會？一般地說，不管是空想的社會主義或科學的社會主義，並且不管牠們怎樣與資本主義社會相對立，要之，牠們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和資本主義文化。單就科學社會主義根源說，如沒有十九世紀的德國古典哲學，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和法國王政復古時代的歷史科學與社會主義，最後，如沒有十八九世紀的歐洲革命運動的經驗，科學的社會主義能否產生呢？單就這一點說，說目前來發展資本主義文化和介紹資本主義文化只有保守的意義，已經很不正確，很不正確。

我不否認我們現在所提倡的思想文化運動與胡適輩所提倡的思想文化運動是有某種的對立，但這種

對立與其說是社會主義文化與資本主義文化的對立，還不如說是革命的資本主義文化與頹廢的資本主義文化的對立。如果說現在的文化運動已經躍過資本主義文化性質而走進社會主義文化運動階段，那必須先要承認：（一）中國資本主義文化革命已經澈底的完成了；（二）社會主義革命在中國已取得絕對勝。但是中國資本主義文化革命是否完成了呢？社會主義革命在中國是否已取得絕對勝利呢？凡是有眼睛的人都知道是沒有。既然沒有，爲甚麼要否認目前文化運動之資本主義性質呢？難道社會主義文化運動不是立足於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上，而是立足於現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上麼？

李立中君或者要難我道：我們爲甚麼不「飛躍」呢？不「飛躍」到另一高形態社會上去呢？然而據我所知，「飛躍」一詞，不過是「突變」一詞之日譯。「突變」一詞，在哲學上，是指一定的數的漸變準備之質的突進，在歷史上，是指革命時代事變的一日發展每每勝過和平時代十年或數十年而言。這就是說，「突變」是由實際所準備，且須通過實際的，「突變」並不是指孫行者在南天門外翻筋斗的神通而言。試問在現在這個時候，如果不經過資本主義文化革命和準備如何能憑空一下就「飛躍」到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呢？

二 再論目前文化運動之性質（註一）

一 緒言

在文化建設第十期，當我論到目前文化運動之性質問題時，我曾略提到李立中君在該誌第七期，對註一：請讀者參看：文化建設一卷七期李立中著：中國本位文化建設批判總清算。本文就是爲答覆上文而作。

我的主張目前應發展資本主義文化革命的意見所下的批評。

我那篇文章，原是應該刊編輯之約，為該刊文化月且欄而寫。當時因篇幅有限，自然不能對李君的糊塗意見加以整情的指責。

李君對於社會科學似少修養，這由他的文章完全可以看出，然而李君偏有勇氣出來「廓清」這個「廓清」那個者，全然是由李君孟浪無知所致。

李君自以為是一個最急進的社會主義者，然而他的糊塗，卻使他自已成為社會主義文化發展之障礙物。也許李君本意如此，然而我不願對任何人作詠心之論，我只願就事論事。

李君在其洋洋大文中，雖極盡引證之能事，但他對於他所引證的文章，連懂也不懂。他似乎知道，文化的原則是為經濟基礎決定的，而社會主義文化應該是資本制度否定以後的產物，然而同時他卻偏要主張在目前「變種的初期資本主義社會（？）」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不消說，這是對於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作了不可寬恕的曲解。對於這種曲解加以指責，不是一切頭腦清楚的人應盡的責任麼？

然而，我在此地應當有所申明：第一，我所指責者，僅限於李君文中與我有關係者；第二，我對目前文化運動所持的意見完全是我個人的意見，我不能把我以外的任何人的意見當作我的意見。因我早以說過，一切思想家都貴有獨立人格和獨立發展。思想家的精神發展不但不能受現存權力要求或限制，甚至也不當把他的發展降低到在野黨的政治宣傳限度內。

現在且分段來說明我和李君之間的不同意。

一一 我與李君意見相同之點

本文的目的，本來在討論我與李君意見相異之點，但在未說到相異之點以前，最好先說明一下我們

意見相同之點，因為這樣可以免去許多無味的誤會和紛爭。在文化問題上，我和李君意見相同之點是甚麼？是我和李君一樣都認：中國民族之偉大的文化發展將來只有按歷史的新原則——社會主義道路，而不能按資本主義道路。在此，我且先將李君的意見介紹給讀者，然後再將我的意見引來作一比較，就可證明在對這個問題的基本原則上，我與李君的意見是一致的。關於中國文化發展問題，李君的意見如下：

「中國，正如我們所認識的，是變質的初期資本主義社會（？），在這社會裏面，只有國際金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增長。至於中國的資本主義關係，雖然在其所刺激下呈現着相對的發展，但這發展，卻為金融資本主義所桎梏，不能更進而得到絕對的發展。這即是說，中國民族工業不能絕對發展，則中國不能有達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可能（筆者按：這一大段話很欠斟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不能有大的發展，應當是國際帝國主義各方面壓迫的結果。而最主要的，當然無過於帝國主義的廉價商品和操縱中國關稅。此外，還應歸結於中國的舊社會制度和政治的不安定。至於國際在華金融資本，有時雖然桎梏中國民族工業，但有時也能刺激民族工業，如鐵路投資和工業投資便是明證。而李君把中國民族資本不能發達之原因完全歸結到國際在華的金融資本關係，不是把部分的原因當作全體嗎？最末一句：「中國不能有達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可能」，我以為應改為：中國資本主義不能有像歐美那樣發展的可能。否則，不是與上文「中國資本主義……呈現着相對的發展」相衝突麼？因為，假如「可能」都沒有，又如何會有「相對的發展」呢？），這是鐵一般的現實（？），中國既然不能進展到資本主義社會（？），中國亦不能有建設資本主義文化的可能（筆者按：這話又欠斟酌。應當說：中國不能有建設歐美那麼發達的資本主義文化的可能。如硬說：「中國不能有建設資本主義文化的可能」，我們怎樣來解說近百年來的中國社會所發生的變化？全中國數十個新的城市和建築，鐵路建築，汽車道的建築是甚麼文化？全中國近

百數的大學和學院，千數的中等學校，萬數以上的小學又是甚麼文化？全中國上千家的報館，上千種的雜誌，上千家以上的新式印刷機關和書局又是甚麼文化？所有這些都不是資本主義文化麼？中國既然有如許的資本主義文化原素，如何能抹殺事實或蒙蔽眼睛，說中國連建設資本主義文化的「可能」都沒有呢？而且這「不可能」不是與前面的「呈現着相對發展」的話又是衝突？這裏要請李君仔細想一想自己的立意和措辭！），這又是不可動搖的（？）邏輯的結論！。

請讀者注意！上一段話，雖在認識上和措辭上甚為錯誤，但它的中心思想仍然是可以看到的。它的中心思想是甚麼呢？是：中國文化之偉大的發展是不能在帝國主義壓迫下求得的，並且也不能按現在的資本主義原則，只有按將來社會主義原則。這中心思想是可以成立的。

這是李君對於中國文化建設的中心思想，現在來敘述我自己的意見。我是怎樣來推論中國文化建設的原則呢？我的推論如下：

「關於偉大的中國文化建設問題，是按資本主義道路抑是按社會主義道路，可由下面的方式推論出來。

「資本主義的文化發展，是為資本主義的物質餘裕所培養出來的。假如在最近數年內，中國不能推翻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和壓迫，不能收復失地，不能挽回為中國經濟發展所必需的種種權力，那末，中國資本主義教死猶恐不能，如何談得上以物質餘裕來大規模的建設資本主義文化？這是一。

「第二，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都是靠了榨取殖民地的特別是亞洲的中國人的血液來維持其存在的，同時資本主義矛盾已達於總爆發時代，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論是明日或後日，不論是中國民族革命得到勝利或資本主義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得到勝利，資本主義制度必然要趨於崩潰這是不成問題的，那時我們乃有偉大發展的可能，但那時的國際環境和中國民族能允許我們和歐美一樣來發展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

文化嗎？」

基於這個分析，於是我結論道：

「這樣看來，中國民族偉大的發展和文化建設工作只有很快地過渡到歷史的新原則——社會主義前提之下才有可能，這是沒有懷疑餘地的。」

我更具體的說：

「中國將來偉大的文化發展和建設工作不能和歐美一樣循資本主義道路，不能按資本主義速度，只能循社會主義道路，按蘇聯現有的速度，這是極可信的展望。因為只有在社會主義原則之下，人類才能把其全部力量用來和自然鬥爭，才能建設偉大的文化。」

請問李君：我這種在廣大的國際的和國內的歷史鬥爭範圍中來解決中國民族之偉大的文化建設原則問題、比你糊裏糊塗地單基於國際在華金融資本關係來解決這問題，只會更明確更有力，不會更含混不清楚吧。

既然在了解中國文化之偉大發展的基本原則上我和李君的意見是一致的，那麼，我們之間的不同意又在甚麼地呢？

三 我和李君意見相異之點

我與李君之間的不同意，一般的說，是在於李君只看見將來而忘掉了現在，而我不僅看到將來並且也緊握著現在；又在於李君只有目的而沒有達到目的手段，而我不僅有理想作我的目的，並且還以實際作我達到目的的手段。具體的說，是在以下兩個對現時的民族解放運動和未來的我們的理想的達到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上所持的態度之不同。這種態度的不同表現在我是緊握住實際而李君只是一個無知枉識的

浮誇者。是那兩個問題呢？是：（一）中國的民族資本不能發展，是因為各方面為帝國主義所鉗制，然而這在中國的民族革命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未勝以前的現在（現在是一九三五年），我們應否向帝國主義爭取中國民族資本獨立發展呢？（二）中國資產階級因中國資本主義不能有完成的發展不能完成它的文化革命諸任務，而資產階級以外的社會階級爲了推進整個的民族文化的發展和自身之解放應否來完成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諸任務呢？

在上面兩個有非常現實性的問題上，李君的態度完全是否定的。他對我的主張現時應爭取中國民族工業獨立發展和應完成資本主義文化革命意見要加以反對並提議目前就「飛躍到另一高形態社會」去者，就是因為他對上面兩個有非常重要性的問題完全不了解。換句話，李君除了背誦空洞的公式和徒作大言不慚的浮誇外，在實際問題的解決上完全是一個低能兒。

關於第一個問題，李君作了怎樣胡謔的解決？他的解決一如他的觀察。他說：「中國民族工業的繁榮，待到大戰停止，國際資本主義再生（原來國際資本主義在大戰中已經死亡了的！）的時候，這朵繁榮的葩蕾，不久竟逐漸的凋謝（如果是「逐漸的凋謝」，何來有「相對的發展」呢？），再也沒有重溫那種春色的夢的可能了。」因此，現在要是來爭取中國民族工業發展便是「突梯的滑稽。」請問李君：此處演「突梯的滑稽」的角色的是誰呢？中國民族工業在國際桎梏之下不能得到大的發展，這固然是「鐵一般」的事實，但這一事實就能作我們現在不應向國際帝國主義爭取中國民族資本獨立發展的理由麼？我們不應爭取中國關稅絕對自主，提高關稅率，抵制仇貨，在鄉村作豁免苛捐雜稅運動，在城市中作減租運動和收回租界運動等方法來發展中國民族工業麼？或者這種運動這種發展對於整個中國民族，對於民族解放鬥爭，特別是對於因經濟破產而備受痛苦的勞苦大眾是無意義的麼？

請問李君：你反對我的主張目前應爭取中國民族資本發展的理由究竟在那裏呢？

從李君的糊塗和盲目，使我聯想到新中華雜誌這次出版的「經濟專號」上的「諸專家」的高論。那般「專家」也都和李君一樣只看到中國經濟之偉大的發展只有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一面，至於對於目前我們應否爭取中國經濟和怎樣來爭取中國民族工業發展這問題，除一二人外，其他「諸專家」不但不願用力來發揮意見，甚至不願談及。一如這是屬於純資產階級的事業，而資產階級以外的人是不應過問的。一如中國民衆永遠只應待「西江」之水以解渴。因此，這般「專家」的討論都集中在「未來」。但是怎樣達到未來和達到未來的方法與步驟是甚麼，這般「專家」是想也未想過的。照那般「專家」之意看來，眼前的經濟破壞，便容易加速他們所「期待」的「新時代之到來」。然而實際情形怎樣呢？實際情形是：經濟愈破壞，整個民族便愈趨於自殺和滅亡之途，並且經濟破產所帶來的痛苦，首先就落在中國的勞苦大眾身上。

不爭取現時的中國經濟發展，而陶醉於未來的黃金夢，理論家云乎哉，教派式的清談家而已！

基於正確的歷史經驗分析上，我們有權利這樣告訴李君：爭取眼前的經濟發展，就是縮短目前的痛苦過程，就是為前面的民族運動和社會運動安下最重要的前提。因為在目前對於國民各階級最有共同利害關係，對於整個民族運動和社會運動最有推動作用，除了政治和文化之民權發展外，當無過於在經濟上對帝國主義爭取中國民族工業之發展。這三個運動如能得人力合而為一，才是整個民族和社會的出路。舍此不談，舍此而不努力，專門陶醉於未來的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文化，不是證明這種人出娘胎出得太早，便是證明這種人有目的無方法！李君！其思及此乎！

李君反對我主張目前應發展資本主義，既然是完全不止確，那麼，他反對我主張目前應發展資本主義文化革命是否正確呢？同樣是不正確。

李君反對我主張目前發展資本主義文化革命之惟一理由，便是因為「中國資本主義不能發展」和「

中國資本主義文化沒有建立的可能性（？）」，這種意見之滑稽，和上面的中國資本主義「因國際金融資本」之壓迫不能發展，因而出來反對他人爭取中國民族資本發展，是屬於同樣的滑稽。

請問李君：中國資本主義不能發展和中國資本主義不能完成它的文化革命，就是我們現在不應來完成資本主義文化革命諸任務麼？若然，那末李君的「凡是現在社會上所有的畸形的一切奴隸文化，復古文化，空想文化（筆者按：「空想文化」應指那般主張在現在的社會內建設社會主義文化的人，即李君這一型的人才對！）」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文化，都須予以無情的襲擊（為何不是「公開討伐」而是「襲擊」呢？）與剷除「又作何解呢？假如李君自認上面一段是可以成立的，則李君攻擊我的「假如說，處在農業和工業「交嬪」時期的中國非完全脫化為工業社會不可，那麼，中國文化運動之歐化和近代化的目的是應明白提出的，而中國文化運動之反東方化的任務亦應同時提出」的意見為「不攻自破」又作何解呢？是不是因為我比李君先說出資本主義文化革命任務，因而我是「不攻自破」的？李君自己想吧，到底是誰「不攻自破」？

如我所知，歷史上常有同一歷史任務，得因社會階級關係結構之不同，可由極不同的社會階級來加以完成。法國大革命時代，法國資產階級的歷史任務，是由法國小資產階級來完成的；而俄國大革命中，俄國資產階級的甚至小資產階級的歷史任務，都是由俄國無產階級領導完成的。完成歷史任務的階級雖是換了，但任務却完成了。不過完成的形式和步驟是極不相同罷了。由此看來，歷史上不能有也決不會有因歷史的領導階級換了，因而把歷史的任務根本取消。為什麼？因為在歷史上撤開實際任務不解決，便是表示你在實際任務前面無能，便是表示你停在未完成的任務前面不能前進一步！俄國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十七年之後的今日，還在進行資本主義文化革命工作（如征服文盲），便是明證。

一般的說，資本主義文化革命，即在英法德資產階級最發達的國家，都是由資產階級以外的階級來